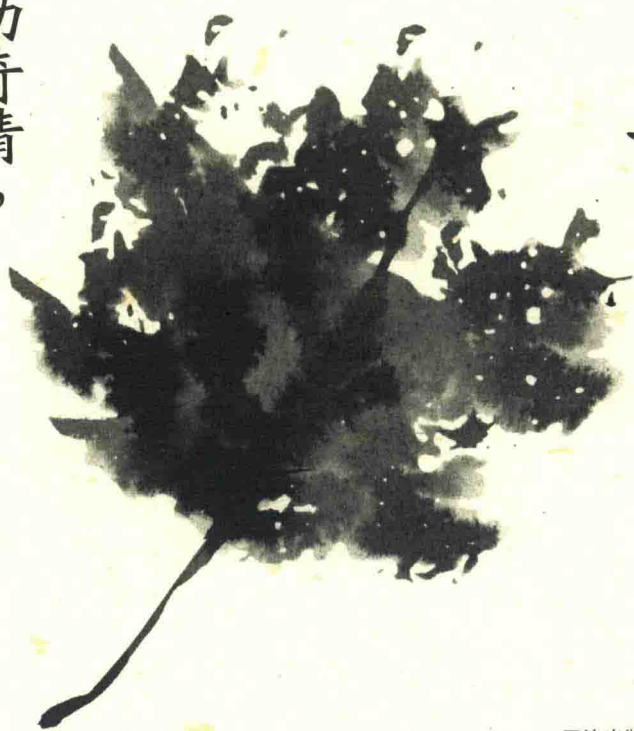


武俠小說 史話



大家小札系列

写尽江湖神功奇情，
演绎人间爱恨悲喜；
始于武侠
而不止于武侠。

梁守中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武侠小说 史话

梁守中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武侠小说史话 / 梁守中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9.8

(大家小札系列)

ISBN 978-7-201-15090-1

I . ①武… II . ①梁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 - 小说史 - 中国 IV . ① I207.4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174751号

武侠小说史话

WUXIA XIAOSHUO SHIHUA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刘 庆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reader@tjrmcbs.com

责任编辑 李 荣
装帧设计 UNLOOK · @青岛Alvin

制版印刷 北京金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25
字 数 264千字
版次印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54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目 录

武侠小说的过去和现在	001
武侠小说——成人的童话	042
武功与招式的“雅化”	046
武侠的鼻祖是女子	050
武侠与剑侠	054
千姿百态话招式	057
从“无招胜有招”谈到“无剑胜有剑”	063
世上最厉害的招数	070
“乾坤大挪移”与“天魔解体大法”	077
《易经》《道德经》《南华经》	081
刀光剑影中的风雅之笔	087

武侠小说的过去和现在

武侠小说始于何时？现在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始于唐人传奇。唐代之前，先秦诸子虽有“谈侠”“说剑”的记载，但仅是论中涉及，不是小说；《列子》中载有飞卫与纪昌师徒二人比斗箭技的故事，也只是武艺相较的一则寓言，与侠无涉。迨及汉代，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《游侠列传》和《刺客列传》，写了朱家、郭解、专诸、聂政等游侠刺客，有一些类似武侠小说的东西，但那只是传记文学，也不能称之为小说。六朝时志怪小说盛行，内容多是谈神说鬼与搜奇志异，但其中也杂有少量颂扬豪侠勇武之作。如干宝《搜神记》中之少女李寄计斩大蛇及山中无名客代干将莫邪之子复仇的故事，就有侠气在闪动。但此类豪侠故事不多，情节也比较简单，当时尚未成气候。直到唐人武侠传奇出现，始具武侠小说的雏形。故本文便从唐人传奇谈起。

• 唐人传奇——武侠小说的始祖

唐代国力强盛，经济发达，文学领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局面。不但诗歌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，而且古文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唐代都市繁荣和适应市民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大量产生。这些传奇小说，文采华茂，情致宛曲，为后世短篇小说开了先河，成为唐代文学中又一丛鲜丽的奇花。唐代初期及中期的传奇小说，以神怪及爱情的题材为主，作品甚多，成就极大。其最著者有《古镜记》《补江总白猿传》《枕中记》《南柯太守传》《无双传》《柳毅传》《李娃传》《霍小玉传》《莺莺传》《柳氏传》等篇。后期的传奇小说，则以表现豪士侠客的内容最为出色，其中最突出的当推《虬髯客传》《红线传》《聂隐娘》《昆仑奴》等篇。豪侠故事的大量出现，与唐代中叶以后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有关。当时各地藩镇势大，互相仇视，彼此各蓄刺客以牵制和威慑对方。刺客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，故此社会上盛行游侠之风。而神仙方术的盛行，又赋予这些侠客以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。人们在动荡的社会中对现实不满，又找不到出路，便寄希望于那些锄强扶弱、伸张正义的侠客身上。不畏强暴、本领非凡的侠客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反映豪士侠客的传奇故事，便大量产生了。

杜光庭的《虬髯客传》，是这类武侠传奇中的一篇重要作品。作品写隋朝末年天下将乱，群雄竞起，侠士虬髯客见李世民神清气朗，顾盼生辉，大为折服，叹为“真命天子”，便不与他争夺天下，跑到海外去另外开辟了一个王国——扶余国。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虬髯客、红拂、李靖，个性鲜明，侠义豪爽，被后世称为“风尘三侠”。此篇故事虽没有写武侠打斗，但全篇侠气纵横，写得虎虎有生气，为现代武侠小说开了很多道路。正如新派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所说，这篇故事，“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；有男女青年的恋爱：男的是豪杰，而女的是美人（‘乃十八九佳丽人也’）；有深夜的化装逃亡；有权相的追捕；有小客栈的借宿和奇遇；有意气相投的一见如故；有寻仇十年而终于食其心肝的虬髯汉子；有神秘而见识高超的道人；有酒楼上的约会和坊曲小宅中的密谋大事；有大量财富和慷慨的赠送；有神气清朗、顾盼炜如的少年英雄；有帝王和公卿；有驴子、马匹、匕首和人头；有弈棋和盛筵；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的大战；有兵法的传授……”所有这些内容，在当代武侠小说中都是可以时时见到的。金庸称《虬髯客传》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，是很有道理的。袁郊《红线传》中的红线，本为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。当时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蓄养三千名武士，欲占夺薛嵩所辖之地。红线为解主忧，夜入田承嗣内室，盗走其枕畔金盒。薛嵩得盒，连夜遣使送还给田承嗣。田见盒，知薛手下有能人，遂打

消谋夺潞州之意。红线以其盗盒之举，消弭了两地一场战祸，堪称侠义行为。文中写她“夜漏三时，往返七百里；入危邦，经五六城”，轻功卓绝，可谓神行。“红线盗盒”与“风尘三侠”，均形象鲜明，个性突出，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，成了后世画家喜爱的绘画题材。裴铏的《昆仑奴》，写一名身怀绝技的老奴昆仑磨勒，帮助崔生与豪门姬妾私相幽会的故事。崔生在当朝一品府中认识了女妓红绡，两情款洽，红绡欲脱出牢笼，磨勒乃助其逃至崔家。后一品大官得知红绡脱逃乃磨勒所为，便派甲士围捕磨勒，“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，瞥若翺翎，疾同鹰隼，攒矢如雨，莫能中之。顷刻之间，不知所向”。武功之高，真是神乎其技。裴铏另有《聂隐娘》一篇，最具武侠小说的模式，它包含有“尼姑收徒、深山学剑、服药轻身、击鹰刺虎、诛除奸恶、药水化头、飞行绝迹、深夜行刺、玄功变化，斗智斗力”等武侠小说的元素。这些元素，在后世的武侠小说中，不断反复地、大同小异地出现着。其中写妙手空空儿刺杀刘昌裔时，“一搏不中，即翩然远逝，耻其不中，才未逾一更，已千里矣”。轻功神妙，自高自承，确是高手风范。当今新派武侠小说中的高手相斗，点到即止，赢则赢，输则输，决不死缠烂打，正像空空儿那样的讲究大家风度。《昆仑奴》与《聂隐娘》，均为裴铏《传奇》中的名篇。《传奇》一书，多记神仙道术的奇异故事，书中人物法力无边，神通广大，开后世神魔剑侠小说先河。唐人小说以“传

奇”为名，亦与裴翎此书有一定关系。

除了《虬髯客传》《红线传》《聂隐娘》等武侠味浓的传奇之外，以写情为主的传奇，也不时闪现着侠气，如《柳氏传》之许俊、《无双传》之古押衙，《霍小玉传》之黄衫客等，便是扶危济困的豪侠之士。唐人笔记中也有不少武侠故事，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、康骞的《剧谈录》所载尤多。《酉阳杂俎》中有一则写韦生与盗僧父子先后较技的故事，写得栩栩如生。老僧脑后中了韦生所射的五个弹丸，深陷于内，竟无所伤，内功神妙之极。其子飞飞轻功极佳，循壁游走，捷若猿猴，倏往倏来，奔行如电。韦生先后发弹相射及挺剑追刺，始终奈何不了他。《剧谈录》中有一则写“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”的故事亦甚精彩。故事写一力大无穷的勇士张季弘，听了一店中老姬哭诉新媳妇强悍厉害之后，便自告奋勇欲惩治新妇。新妇日暮打柴归，张季弘与之理论。新妇不承认有亏待家姑之事，列举数事反问张季弘，“每言一事，引手于季弘所坐石上，以中指画之，随手作痕，深可数寸”，吓得张季弘不敢再言语。此妇真是指力惊人，内力雄浑之极，比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昆仑三圣何足道以尖石在青石板上刻下半寸深的棋盘，尤胜一筹。后世武侠小说中的不少神功奇技，大都可以从唐人的武侠传奇及笔记中找到影子。梁羽生、玉翎燕等人，更摄取了红线、聂隐娘、空空儿等人物，重新制作，铺演出《大唐游侠传》《龙凤宝钗缘》及《千里红线》等奇幻曲折的故事来。唐人

传奇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唐人武侠小说传奇的出现，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充实的基础，称之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，是言之成理的。

• 宋人话本及笔记中的武侠故事

在宋代，市肆繁荣，商业发达。为了娱乐市民，各种杂耍、技艺应运而生，“说话”（讲故事）便是其中的一种。“说话”艺人的底本称作话本。话本小说大都采用接近口语的白话写作，有利于吸引中下层的民众。在这些宋人话本中，有一部分内容就是写武侠的，如《杨温拦路虎传》《宋四公大闹禁魂张》《汪信之一死救全家》《史弘肇龙虎君臣会》《万秀娘仇报山亭儿》《郑节使立功神臂弓》等便是。宋人罗烨编著的《醉翁谈录》，曾把当时话本名目分为“灵怪、烟粉、传奇、公案、朴刀、杆棒、神仙、妖术、其他”九大类，绝大部分的武侠故事隶属于“朴刀”“杆棒”二类。此类武侠打斗以刀棒拳脚为主，属写实的技击型。另有一类武侠打斗以比斗法术为主，则分属于“灵怪”类和“妖术”类。“朴刀”“杆棒”类的话本中，有不少水浒英雄的故事。如“朴刀”类的《青面兽》，“杆棒”类的《花和尚》《武行者》，就是讲说青面兽杨志、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等人行侠仗义的故事的。这些当时民间流传的故事，后来经过施

耐庵的加工整理，便成了侠义小说《水浒传》的内容之一。

宋人笔记中，也有不少类似唐人传奇的武侠故事。吴淑的《江淮异人录》，记了不少道流、侠客、术士的事迹，共二十五篇。其中《洪州书生》一篇是典型的武侠题材。该篇写洪州一个贫儿在泥泞的路上卖鞋，无端被一名恶少把新鞋撞跌于泥中。贫儿要恶少赔钱，恶少破口大骂，不肯给钱。一个过路的书生见了，可怜贫儿，便代为赔钱给他。恶少辱骂书生多管闲事，秽语不休。书生怒形于色，隐隐未发。到了晚上，书生终于砍了那恶少的脑袋，以作惩罚。书生锄强扶弱、疾恶如仇，但动辄便取人性命，则未免太过分了。《洪州书生》之外，尚有《李胜》《张训妻》二篇，三人均有来去无踪的神技，故明人辑编《剑侠传》时，便把此三篇一齐辑入。另外，孙光宪的《北梦琐言》、洪迈的《夷坚志》，亦载有不少此类豪侠故事。如《北梦琐言》中的《荆十三娘》《许寂》《丁秀才》，《夷坚志》中的《花月新闻》《侠妇人》《解洵娶妇》和《郭伦观灯》等，都是比较有名的武侠笔记短篇。罗大经的笔记集《鹤林玉露》，内容多为杂记读书所得，体例在诗话与语录之间。其中《秀州刺客》一篇，则可看作是武侠小说。此篇写拥兵作乱的苗傅，刘正彦，派刺客到秀州刺杀张魏公（浚）。刺客深明事理，不肯下手，反嘱告张浚以后要多加防范，便飘然离去。文中写二人对话极精彩，写刺客轻功极出色，文字简练传神，堪称是宋人武侠笔记中的佳作。以上所列八篇

豪侠故事，后亦被明人辑入《剑侠传》内。

• 明代长、短篇白话武侠小说

明代长篇章回小说十分盛行，其中“讲史演义”方面的内容所占至多。在这类长篇历史演义中，往往把“讲史”“灵怪”“豪侠”三者熔于一炉。侧重于“灵怪”方面的，便成了神魔小说；侧重于“豪侠”方面的，便成了侠义小说。这两类小说均有锄强扶弱、诛除奸恶的内容，均可列入武侠小说的范围。中国的武侠小说，在武侠打斗的描写上，一直存在着写实与幻想两种倾向，形成武侠与剑侠两大类。武侠以技击搏斗为主，属写实型；剑侠以飞剑法术为主，属荒诞浪漫型。这两种倾向，从唐人传奇开始，一直是并行发展的。宋人笔记及话本中的侠客故事，亦是写实与怪诞两者共存。降及明代，长篇章回小说大量出现，也依然是这种情况。前面提到的《水浒传》，基本上就属于写实型。《水浒传》一书写梁山好汉反抗官府的故事。这些好汉锄强扶弱、仗义疏财、武艺高强、性子刚烈、解危济困、视死如归，完全符合传统侠客的标准；而且从聚义反抗官府压迫这一点看，梁山英雄是比传统的侠客进了一步的。如果把替天行道、锄强扶弱的梁山好汉，不仅看作是农民起义英雄，更看作是闯荡江湖的侠客的话，那么，《水浒传》一书，足可算得上是早期

的长篇武侠小说。《水浒传》中对武侠打斗的描写，已开始比较细致和具体，有过程，有起伏，远比从前只是三两下手脚便决出胜负的打斗好看得多。另一本写武王伐纣故事的《封神演义》，则采取荒诞浪漫型的写法，书中写神魔相斗，飞剑、道术、仙阵、妖法充斥其中，光怪陆离，幻变神异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《蜀山剑侠传》开了先河。反映宋太祖赵匡胤发迹变泰过程的《飞龙全传》，则写实与荒诞兼而有之。特别是前半部，写赵匡胤行走江湖、广交朋友、见义勇为、除暴安良的故事，最具武侠小说的因素。在《飞龙全传》中，武打的描写比《水浒传》更其细致，已开始出现“泰山压顶”“夜叉探海”等武术招式名称，为后来着重描写侠客惊人武功的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作出了尝试。《飞龙全传》在写赵匡胤行侠仗义时，用的是写实之笔；但当要突出他是“真命天子”时，便使用神怪荒诞之笔。这种写实与神怪荒诞并用的手法，差不多所有讲史演义类的长篇章回小说都是如此的，只不过偏重的程度各有不同而已。在明代的长篇章回小说中，《水浒传》可以说是古代写实型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，而《封神演义》则是古代荒诞浪漫型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，这两种类型的写法，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。

在长篇章回小说大量出现的同时，拟话本小说也十分盛行。所谓拟话本，就是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创作的短篇白话小说。其中最突出的是冯梦龙的“三言”（《醒世恒言》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）和

凌蒙初的“二拍”(《拍案惊奇》《二刻拍案惊奇》)。在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中，自然少不了写武侠的内容，如《赵太祖千里送京娘》《李沂公穷邸遇侠客》《刘东山夸技顺城门，十八兄奇踪村酒肆》《程元玉店肆代偿钱，十一娘云冈纵谭侠》《乌将军一饭必酬，陈大郎三人重会》《神偷寄兴一枝梅，侠盗惯行三昧戏》等篇；《吕洞宾飞剑斩黄龙》《杨谦之客舫遇侠僧》等篇，便属于神怪荒诞型的武侠短篇。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之外，《醉醒石》及《西湖二集》等书，也有少量的武侠篇，但微不足道，于此不作多述。

其实，上面所说从唐至明以武侠题材为主要内容的传奇、话本、拟话本、笔记及长篇章回小说，我们虽称之为是武侠小说，但那时候还是未成型的，它们的故事情节还不够复杂曲折，人物性格还不够鲜明突出，武侠打斗还不够紧张精彩，直到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出现，浓墨重彩地集中描绘江湖侠客、绿林豪杰的争斗，武侠小说才正式定型，开创了中国小说创作的新局面。

• 清代侠义公案小说

明代以来，被称为“四大奇书”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，曾经盛极一时。清代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出，又得以盛行于世。但是正如鲁迅所指出的：“时势屡更，人情日异于昔，

久亦稍厌，渐生别流”，于是侠义小说遂得以脱颖而出，别开生面。这类侠义小说，旨在揄扬勇侠，赞美粗豪，但又不背于忠义，因此既受到小民百姓的欢迎，统治者也乐于利用。清代的侠义小说，往往与公案故事连在一起，形成侠义公案小说。这类小说每以历史上的一名清官为主，一些武艺非凡的侠客为辅，相互敷衍而成。如《三侠五义》中的包拯，《施公案》中的施世纶（小说作施仕伦），《彭公案》中的彭鹏（小说作彭朋），在历史上都颇有名声。这些清官要能顺利地办成大事，自然需要一些侠客的帮忙，武艺高强的南侠展昭等人，自然是最好的帮手。鲁迅在评《三侠五义》一书时说：“凡此流著作，虽意在叙勇侠之士，游行村市，安良除暴，为国立功，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，以总领一切豪俊，其在《三侠五义》曰包拯。”他又说：“凡侠义小说中的英雄，在民间每极粗豪，大有绿林结习，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，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，此盖非心悦诚服，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。”这两段话很有概括性，深刻地揭示出古代的侠客，既有“侠义”的一面，也有“奴性”的一面。同类的侠义公案小说，大抵都离不开这个公式。

文康的《儿女英雄传》，又名《金玉缘》《侠女奇缘》。书中写侠女何玉凤，出身名门，智勇双全，因父亲被权臣纪献唐（隐射年羹尧）所害，只得奉母避居山林，伺机报仇。她变名为十三妹，广交豪杰，出没市井之间。偶于途中遇到为救父而奔走的安骥蒙难，毅然拔刀

相助，救他脱困，并说合同时被救出的弱女张金凤与他结婚。其间穿插写她行侠仗义、惩恶锄奸的故事，颇为动人。后来纪献唐被朝廷所诛，十三妹虽未手刃仇人却父仇已报，而且母又逝去，便欲出家为尼，后终被众人劝动，嫁了安骥。何玉凤与张金凤二人共事一夫，和睦如姊妹，故此书初名《金玉缘》。此书前半部写十三妹行走江湖的侠女形象颇精彩，下半部写她回到闺阁中去，助夫奋斗功名，则淡然寡味，无甚可看。

石玉昆的《三侠五义》，原名《忠烈侠义传》。书中初写宋真宗时刘、李二妃俱孕，刘妃争宠，与宫监郭槐施“狸猫换太子”计，陷害李妃；继写包拯断案，昭雪冤情。包拯以忠义刚正的行为，感化豪侠，于是南侠展昭、北侠欧阳春、双侠丁兆兰、丁兆慧等“三侠”，以及钻天鼠卢方、彻地鼠韩彰、穿山鼠徐庆、翻江鼠蒋平、锦毛鼠白玉堂等“五义”，先后投诚受职，人民大安。此书写三侠、五义锄强扶弱、诛除奸暴的故事，写得虎虎有生气。当时《红楼梦》等书专讲柔情，《西游记》一派，又专讲妖怪，《三侠五义》在柔情与妖怪之外，别树一帜，专讲侠义，使人耳目一新，大受欢迎。鲁迅曾称许道：“《三侠五义》为市井细民写心，乃似较有《水浒》余韵。”“至于构设事端，颇伤稚弱，而独于写草野豪杰，辄奕奕有神，间或衬以世态，杂以诙谐，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。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，脂粉之谈，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，于说部中露头角也。”

正因为“写草野豪杰，辄奕奕有神”，所以侠义公案小说中的豪士侠客，往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这是贵为名臣大吏的清官们所不可企及的。《三侠五义》一书，明确地以“侠义”为题，是对这类义士侠客的极大褒奖。《儿女英雄传》特标“英雄”二字，也正是对这类义士侠客极尽称颂之意。

清代大学者俞樾，对《三侠五义》十分赞赏，但认为开篇写“狸猫换太子”荒诞不经，于是“援据史传，订正俗说”，改写第一回。又因南侠、北侠、双侠实为四侠，非三侠所能包容，便添加小侠艾虎、黑妖狐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，共为七侠，改书名为《七侠五义》，与初本并行于世，尤盛行于江浙之间。

《三侠五义》写至白玉堂独往冲霄楼盗襄阳王之叛党盟书，误坠铜网阵而死，群雄共赴襄阳时结束。后有《小五义》及《续小五义》出，序中说二书“皆石玉昆原稿，得之其徒”，与《三侠五义》共为上、中、下三部。《小五义》续写襄阳王谋反一事，此时群雄已老，后辈继起，卢方之子卢珍，韩彰之子韩天锦、徐庆之子徐良、白玉堂之侄白云生，与小侠艾虎结为兄弟，号称“小五义”。五人行走江湖，诛奸除霸，后来共聚武昌，拟破铜网阵，阵未破而书止。《续小五义》紧承前书，写众侠攻破铜网阵，襄阳王出逃。群豪继续在江湖间行侠仗义，诛锄盗贼。后来襄阳王被擒，天子论功，群雄受赏，于是全书结束。鲁迅在评这两本续书时说：“虽云二书皆石玉昆旧本，